



工友情怀

闲不住的老陀螺

□朱宜尧 文/图

“线路扫雪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，每年因为扫雪发生的人身伤亡事件不少，不单单是一个人的事情，毁掉的是一个家庭……”被称为“老陀螺”的郭思忠在每天一大早都要唠叨个没完没了，作为工长的他总是苦口婆心地和大家谈人身安全。

预备会刚开完，老郭就又领着几名维修人员去大库准备涂料、小铁铲、砂纸等，然后，马不停蹄地去了探测站。

这几天，气温“断崖式”骤降，郭思忠对管内68台外线探测设备进行逐一检查。今天去探测站刚查看完探头测温的稳定性后，赶紧又校验了探头角度。尽管几天前已经查看过了，但天一冷，他不放心，必须重新校验。

检查完探头各项技术参数后，又组织人员清理探测站机房的小广告。老郭用砂纸一边清理，一边嘱咐：“这些‘牛皮癣’等开春气温回升后，一定得好好地彻底清理干净。立个牌子，写上‘铁路设施，严禁涂抹’字样！”

这一上午，虽然有阳光，但零下十多度的天气里照样把人冻得透心儿凉，几名维修人员不停地跺脚取暖，鼻尖冻得通红。老

郭看着心疼，给食堂打电话让师傅加几个热乎乎的硬菜。“放”他们去吃饭了。

等他自己干完活，却已经12点了，过了饭点儿，便急忙去食堂草草地吃了一口。

下午一上班，开始统计各探测站备板备件的回修情况，每个板件老郭都要亲自试验。该返修的返修，能修旧的修旧，哪个板件返厂了还没回来，都要一一登记在册。

明天有四名维修人员要去探测站检修设备，临下班前，郭思忠又是一番苦口婆心地叮嘱：需要查看灭火器的标签，示波器使用前要预热，扫雪时注意安全，降温了要查看电源箱端子有无松动。同事点头应着，然后笑他像个爱唠叨的妇女。

今年入冬，郭思忠下了不少的力气，将废旧的地毯剪成方方正正的，制成了防滑毯，给每个包机人分发一个，铺在探测站的门口处。他总说：“哥儿几个都是家里顶梁柱，干活儿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谁也别趴窝。”

考勤管理人员说：“这个冬天，郭工长已经有20个串休了，他压根就没休过。我们看着心里都替他忙叨，他就没有闲下来的时候。”

青春岁月

雪人的心事

□刘希 文/图

女儿半岁时，老公的事业遭遇低谷。原本在老家生活的我，只得把还在襁褓中的女儿托付给婆婆照管，来到外地和他一起打拼。但公司最终因经营不善倒闭，没办法，我们只得找了家合资厂打工维持生计。打工的日子苦不堪言，但一熬，就是七年。

一转眼，女儿已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，我呆在她身边的时间屈指可数。到了冬天，女儿画了一张画给我，画上是围着红围巾的雪人。底下女儿还写了一句话：雪人是个人有心事的孩子。我夸奖她画得真好看，还笑她怎么会想到“心事”这个词，因为在我看来，一个八岁的小女孩，怎么会懂得“心事”的意思。

那年元旦，我在厂里加班，

就为了多挣一些加班费。过年的时候打电话给女儿，她装作很兴奋的样子对我说：“妈妈，新年一定要快乐哦！”

年后，公公突然生病住院，婆婆照顾不过来，我这才请假回家帮忙。女儿见我回来，扑到我怀里，小嘴巴叭叭喳喳说个不停，我走到哪里她都跟着，即使我去医院给公公送饭，她也全然不顾外面有多冷，要跟着我去。我斥责她不懂事，她却撒泼似地哭个不停。那一天，我破天荒地打了她一巴掌。而她，依然倔强地站在我面前不走，就像她画的那个雪人。

公公出院后，我打算回厂继续上班，听说我要走，女儿扯住我的衣角，问：“妈妈，你能不能不

家庭相册

母亲的双手

□章中林 文/图

最近肠胃老是不舒服，用了药也没有多少效果。计划着到大医院去做肠镜，也提不起多少热情。整天被肠胃纠缠着，心烦气躁地总想找一个出口。这不，中午，我正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母亲打来电话，问我肠胃好点了吗？还没三言两语，我就对着母亲吼起来。吓得妻子从厨房跑到房间里，听到我是在和母亲说话才放下了心来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妻子责备我不应该用这样的态度和母亲说话，我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——我怎么和我妈说话，轮到你说吗？话音还没有落，母亲裹着风雨冲进了屋里。望着全身湿透了的母亲，我愣住了，眼睛蒙上了一团雾。

天虽然还不太冷，但是从老家到车站却要五里山路。那么大风，那么大雨，人一出门就湿了。还要搭两个多小时的车，走二十分钟路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裹着湿衣服，她怎么受得了？我肠胃是不适，但是母亲患风湿多年了，下不得生水，更不能经风雨啊，她怎么能因为儿子的一句话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体？

妻子急忙找来干衣服给母亲换上，母亲苍白的脸才稍微有了些血色。坐到桌前，还没顾得上喝一口热水，母亲第一句就是问我去没有去医院，胃镜没做。当她听说我什么也没做时，母亲就唠叨开了——这么大人，

都不知道照顾自己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长大？……

忽然，我看到了母亲端着水杯的手。家里已经几年没有种田了，母亲的手怎么会有厚厚的一层水锈呢？一问，才知道她真的去帮人家插田了。“本来就有类风湿，你怎么这样不懂得爱惜身体？”我嗔怪着母亲。

“一天一百五，插十天就是一千五，你给我呀。你买房子还有那么多债，我自己不去寻钱，你负担得了吗？插田手上活儿，也不累，我有分寸。”

看看母亲骨节变形的手，想想自己这些年的生活，真的是累了父母——七十多岁的高龄，没有享受到一天安逸，还要每天从土里刨食来贴补我；而我呢，忙得没有时间回家，没有一分钱贴补他们的生活。我还是他们的儿子吗？都说养儿防老，我又为他们做了什么？

饭后，母亲拉过放在门口的蛇皮袋收拾起来。一袋芝麻，一瓶蜂蜜，母亲说是给我润肠胃的；一袋花生，一把山薯瓜，母亲说是尝尝鲜；一些鸡蛋，一只公鸡仔，母亲说是给女儿吃的……母亲一样一样地往外掏着，絮絮叨叨地说着。

望着母亲那枯枝一样的手，我的眼泪又来了——是为母亲一生为我无私地奔走辛劳而感动，还是为自己无法为母亲遮风挡雨而愧疚？我说不清楚。



走？”我抱住她，跟她说：“妈妈要出去挣钱呢！你读书要钱呀。”

第二天早上醒来时，我发现女儿不知何时从她的小床上溜到了我的床上，她紧紧地抱着我的胳膊，生怕我跑掉似的。我动了动，她立马就醒了，眼泪汪汪地说：“妈妈，别走！”

知道她会拦我，我差使婆婆带她到商店买好吃的，趁她们走远，我偷偷地拦了一辆车，狠下

心走了。后来听婆婆说，我走后，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喊，让整个院子里的人听了都心疼，她劝我早点回来。我含泪说好。

不久以后，老师打电话给我，说女儿成绩下降厉害，整天调皮捣蛋。老师问，她原先可乖了，是不是故意这样想让你回来照顾她呀？我不信。然后，老师给我发来了女儿写的那篇叫《雪人是个人有心事的孩子》的日记：“今天下雪了，我想念妈妈，画了一幅雪人的画给她看，隔壁家的人都说我不快乐，是个有心事的孩子，其实，我只是很想念妈妈，想让她回家。我画的那个雪人，也很想念她的妈妈呀。我不知道，我在画上写的，雪人是个人有心事的孩子，妈妈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呢？”

后面的文字还没看完，我的泪已经模糊了视线。我想，是时候该回家了。生活再怎么艰难，一家人也不应该分开。



图片故事

那年的车站

□王子华 文/图

那是我工作的第一年，公司放假晚，好不容易才买到火车票，我第一时间便打电话给家里，告诉父母我的车次和到站时间，父亲立即表示一定会过来接我。虽然觉得没这个必要，但想着父母恐怕也是很想我，也就没再阻止。谁知那趟车竟然晚点了，而且晚点八个小时。

我在火车上有些担心父亲，那时候没有手机，也无法联系。不过想到车站会播报列车晚点的消息，父亲听到后应该就会回家等我。

可是当火车到站，我还是第一眼就看到了父亲，他在人群中特别显眼，自己穿着一件超厚的军大衣，手里还抱着一件。

“爸，火车不是晚点了吗？您怎么还在啊？”我嗔怪地问父亲，他一手接过我的行李，一手把军大衣往我手里塞，然后才回：“这车上都有空调，温差太大，我怕你冻着了。”我心里暖暖的，虽然不冷，但还是把军大衣穿上。

这时，旁边的车站工作人员忽然对我说：“你爸呀，在这里等了好几个小时了，叫他回去他都不听。”我顿时愣了，难道父亲一直就在这站台上等？

父亲听到工作人员这样说，有些不好意思，生怕打扰到人家工作，忙解释道：“我怕火车突然又来了，把闺女给冻着了。”一句话让我的眼眶都热了，因为父亲的心里只有关心和爱，所以只相信自己的等待，才是最准确的。

父亲当时没说什么，后来每次说起这一次接站，都会情不自禁地打哆嗦：“那一年可真冷啊，我穿着军大衣，都冻得在车站里直跳脚。”

好在第二年我就买了手机，此后每次回家都是快到了才给父亲打电话。但那年春运的车站，一直留在我和父亲的记忆里，不同的是，在父亲的记忆里是寒冷，而在我的记忆里却是满满的温暖。

那件军大衣在我结婚的时候被我强行当成了嫁妆，因为它，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，我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。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